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文化与诗词论稿 陈忻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9.12

隋月景缘远原远转原怨

I ④唐 ④④ Ⅱ ④陈 ④④ Ⅲ ④文化 ④影响 ④古典诗歌 ④
中国 ④唐代～宋代 Ⅳ ④④④④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第 205110号

唐宋文化与诗词论稿

陈忻著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忠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95号雪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怨

字数 200千字 插页 圆

2009年 12月第 1版

2009年 12月第 1版第 1次印刷

印数 1—2000

隋月景缘远原远转原怨 陈忻著

定价：25.00元

前 言

诗词繁荣于中国唐宋时期。此期诗人词人辈出，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对这一时期诗词作品的研究也极为丰富，从各种诗话、词话到单篇论文和各类专著，可谓成就斐然。但唐宋诗词本身的丰富内涵决定了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本书正是基于这一点，试图把唐宋诗词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探讨其发生、发展的缘由。

唐宋时期政治、思想、社会状况都不断发生着变化，与之相对应，诗词的发展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性，这些都是本书关注的问题。如初唐政治对文人人品及诗歌的影响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初唐政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重勋旧向重文词转变；二是宫廷政变屡兴。由此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即一方面崇文的精神使一大批文人士子产生了跻身仕途、建立功名的热切期望，极大地激发了文人们展示才华、显露自我的精神，以至相当一部分文人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另一方面，宫廷政变的残酷性又导致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文人阿附权贵，重文轻德，从而表现出人格上的缺憾。而这些因素对此期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又如对北宋文人普遍表现出的脱俗气质的探究，本书结合北宋文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及其文学创作对北宋文人的超脱精神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作者认为，脱俗的内核由彼此相连的两极组成，一是参与政治时临大节而不辱，毫不畏惧地捍卫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主张，从而彻底否定了媚俗阿谀的趋附心态；二是受打击遭迫害时，处危变而不惊，以旷达平和之心泰然处之，不坠入悲戚哀怨之中，

表现出一种磊落高洁的情怀。这种超脱的风格在文学创作上则表现为或以“意”为主,或以“法”为规,并最终导向“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的“老境”美。对于北宋词和南宋词,本书从“尚实”与“尚虚”、言情的率真与意趣的骚雅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北宋词人常常是将所述之情事及因之而触发的情感运用不同的方式铺陈开去,由于北宋词所抒写的情本身就一直是动于中而不能抑的欢愉愁怨之情,而且作者在情的体验方式上,又多属于入而不返的一类,对于情,他们常常是深入其间而难以超脱,这种执著的态度表现在词中便是务求以浓挚热烈之情打动读者。北宋词这种饱满充实的性状以及它对具体真切之境界的追求,正体现了其时的审美情趣,即“尚实”。这种“实”具体表现为生动传神的意象中具有强烈的质感,它以外向、直露、明晰为特征。事实上,北宋词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求工、求密、求真的充实之美。与之相反,南宋婉约词并不注重词的写真程度,也不执著于使人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它所追求的是词意的深曲与词境的空灵,即追求一种幽深绵邈的境界。其侧重点不在具体的事件及其引发出的浓烈之情,而在于由某种情事引起的意味深长、黯然神伤的情绪上,即它所追求的不是北宋词中对情的过分执著以及那种凸现于外的情感冲动,而是一种内在的情的渗透力,它不是以外在的力量强烈地震撼人心,而是以内在的厚重之情感染读者从而呈现出具体贴切、质实求真的特色。这种风貌的形成是与时代背景及审美风尚密切相关的。南宋词的特征是尽失俗腔而追求意趣的骚雅,这是一种彻底摆脱了民间词的影响,而纯属于文人的典雅词章。此外,本书对唐中叶经世致用的时代风气与元白新乐府诗歌,韩孟诗派的奇险风格及其原因,北宋中叶诗歌平易化、政治化、议论化的原因,唐宋诗词意境的“实”与“虚”等问题,都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当然,唐宋诗词的内容博大精深,远非本书所能涵盖,本书作者只是努力作一尝试,将自己的感想付诸文字。今后,作者会进一

步拓宽视野 ,以期更上一层楼。

陈 忻

圆园年 远月 缘日

目 录

前 言.....	六零
第一章 初唐政治对文人人品及诗歌的影响.....	六零
第一节 用人制度的改变与文人自炫扬才的浮躁心性 ...	六零
第二节 宫廷政变的频发与文人的阿附心理.....	六零
第三节 上层统治者对文艺的热衷与唐前期诗歌的 发展.....	六零
第二章 唐中叶的经世之风与元白经世之诗.....	六零
第一节 中唐务实尚德之风气与元白讽喻诗.....	六零
第二节 中唐《春秋》学派与元白讽喻诗.....	六零
第三章 韩孟诗派的奇险风格及其原因.....	六零
第一节 韩孟诗派奇险风格的表现.....	六零
第二节 韩孟派诗歌奇险的原因.....	六零
第四章 唐代的地域特征与诗歌创作.....	六零
第一节 关中本位政策与初唐的诗歌.....	六零
第二节 南方的风物与唐诗.....	六零
第三节 中原望族的盛衰.....	六零
第五章 唐代的人才观与诗歌.....	六零
第一节 由追求武功转向重文轻武.....	六零
第二节 崇实去华的用人方针及对诗歌的影响.....	六零
第三节 崇尚博学之才及对诗歌的影响.....	六零

第四节 崇文之风与德才之争.....	六四七
第六章 北宋中叶诗歌平易化、政治化、议论化探源.....	六四八
第一节 北宋中叶诗歌平易风格的形成.....	六四八
第二节 北宋中叶诗歌政治化、议论化的成因.....	六五二
第七章 论北宋文人的脱俗.....	六五三
第一节 重气节操守与旷达洒脱的人格精神.....	六五三
第二节 文学创作的脱俗.....	六五七
第八章 超逸脱俗的江西诗派.....	六五九
第一节 江西派诗人的人品与诗品.....	六五九
第二节 江西诗派在诗歌领域的继承与创新.....	六六四
第九章 从唐宋元文人对“不遇”的态度看其人格典范.....	六六五
第一节 唐人在“不遇”中体现出执著入世的人格 典范.....	六六五
第二节 北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高格.....	六七〇
第三节 南宋人激烈难平、崇高壮烈的人格精神.....	六七〇
第四节 元人的“入俗”.....	六七三
第十章 两宋婉约词之异.....	六七四
第一节 尚实与尚虚的差异.....	六七四
第二节 言情的率真与意趣的骚雅.....	六七九
第十一章 论唐宋诗词意境的“实”与“虚”.....	六七九
第一节 诗词意境中的“实”.....	六七九
第二节 诗词意境中的“虚”.....	七八四
后 记.....	七八五

第一章 初唐政治对文人人品及诗歌的影响

初唐政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重勋旧向重文词转变；二是宫廷政变屡兴。由此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即一方面崇文的精神使一大批文人士子产生了跻身仕途、建立功名的热切期望，极大地激发了文人们展示才华、显露自我的精神，以至相当一部分文人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另一方面，宫廷政变的残酷性又导致相当一部分士大夫文人阿附权贵、重文轻德，从而表现出人格上的缺憾。那么初唐的政治状况究竟是怎样对文人的人品及诗歌产生影响的？这正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第一节 用人制度的改变与文人自炫扬才的浮躁心性

六朝时期门阀制度堵塞了寒门升迁的道路，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之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为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①。这种状况在唐初即遭到批判。《唐大诏令集》载，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云：“宜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于所部之内精加访采。其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词秀美，才堪著述；明鉴治体，可委字民；并志行修立，为乡里所推者，举送洛阳官，各给传乘，优礼发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载，贞观十二年，太宗上曰：“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

^①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印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覆，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这里的引文体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德行、勋劳、文学已被平列起来作为士人进身仕途的依据，这无疑是一个信号，它昭示着文学在新朝的重要地位。其后，崇文的精神在武则天柄政后更加发扬光大，这背后当然有武氏欲引新进士人与李唐旧的统治集团相对抗的意图，但客观上却为一般文人提供了入仕及升迁的机会。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对此作出精辟的分析：“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团体之后裔也。自武^曩主持中央政权之后，逐渐破坏传统之‘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一升降之变动。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

既然时代政治的机缘为文人提供了难得的大好机会，他们就一定要充分利用它。更何况此期除科举入仕外，荐士的兴盛也具有极大的诱惑。据《旧唐书·裴行俭传》载，行俭“与李敬玄为贰，同时典选十余年，……凡遇贤俊，无不甄采”。《旧唐书·卢承庆传》载：“时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昶择僚吏堪为御史者，季昶以闻齐卿，荐

长安尉卢怀慎、李休光、万年尉李义、崔湜，咸阳丞倪若水，盛屋尉田崇辟，新丰尉崔日用，后皆至大官。”……在此潮流的激发下，文人们张扬自己的才华，干谒求进，对未来的前途充满自信甚至幻想，他们认为自已已具备朝廷选取人才的条件，所缺者就只是被举荐扬名罢了，所以其干谒的文字绝不保守自谦，相反其语言近乎狂傲，如王勃《上刘右相书》：“君侯足下，出纳王命，升降天衢，激扬凤泉之前，趋步麟台之上，亦复知天下有遗俊乎？决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精微，书不能文也。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土，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抟风，舍苔衣而见绛阙。”《上李常伯启》：“辄呈宸游东岳颂一首。当仁不让，下足无惭于自媒；闻善若惊，明公岂难于知我？”骆宾王《上兖州刺史启》称其欲“奋短翮于枪榆，希高标之余拂。濯纤鳞于涓滴，望鸿泽之微霏。所冀顾盼曲流，剪拂增价，则铅刀起一割之用，跛鳖致千里之行”。员半千《陈情表》更将初唐士子的狂热之情展示得淋漓尽致：“陛下何惜玉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抑扬词翰。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望陛下收臣子，与臣官。如用臣刍荛之言，一辞一句，敢陈于玉阶之前；如弃臣微见，即烧诗书，焚笔砚，独坐幽岩。看陛下召得何人，举得何士！”……这种浮躁的心性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一方面，文人们表现出渴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积极入世之心，另一方面，其浮躁狂傲的态度却与传统儒家“中庸”“克己”精神拉大了距离。

应当指出，初唐文人士子这种自炫自媒、扬己露才的心性除受崇文的精神与荐士的风气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儒学思想的逐渐淡化。太宗尊儒，《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载，贞观二年太宗言：“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

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但时至高宗，儒学渐衰，儒雅之风已逐渐淡薄：“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_儒日去，华竞日彰，犹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授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与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①儒学的淡薄对汲汲功名的文人来说，无疑更是一种增效剂，因为它使文人更少顾忌到纲常伦理等制约，只任性地展示自己，所以，崇文的精神与儒学的衰退相结合，必定导致此期文人呈现出与传统精神不相符合的浮躁心性，所谓“今之选人，咸称觅举，奔竞相尚，喧诉无惭”^②、“得失谀美之念，先存于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③。裴行俭曾评四杰云：“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④可以说，将文艺居于器识之前、恃才傲物是此期文人的普遍的性格特征，正是特定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文人性格。

第二节 宫廷政变的频发与文人的阿附心理

初唐时宫廷斗争频繁而残酷，《资治通鉴》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其卷一九一载：“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譖诉世民于上。”“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

① 《旧唐书·儒学传序》。

② 《资治通鉴》唐纪二一。

③ 沈德潜：《说诗_解语》卷下。

④ 《旧唐书·文苑传》。

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又卷二〇五载武则天“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又卷二〇九载中宗时，“安乐公主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于饼中进毒。（景云元年）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甲申，梓宫迁御太极殿，集百官发丧，皇后临朝摄政。”“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讖，谓韦氏宜革唐命。”睿宗景云元年五月庚子，“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璿、韦播、高嵩以徇，曰：‘韦后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乃送璿等首于隆基，隆基取火视之，遂与幽求等出苑南门，绍京师丁匠二百余人，执斧锯以从。使福顺将左万骑攻玄德门，仙凫将右万骑攻白兽门，约会于凌烟阁前，……福顺等杀守门将，斩关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门外，三鼓，闻噪声，帅总监及羽林兵而入，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梓宫者，闻噪声，皆被甲应之。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斩内将军贺娄氏于太极殿西。”“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闭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斩太子少保、同中书门下三品韦温于东市之北。中书令宗楚客衣斩衰，乘青驴逃出，至通化门，门者曰：‘公，宗尚书也。’去布帽，执而斩之。并斩其弟晋卿。”又卷二一〇载：“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玄宗开元元年“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

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与同谋十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擒膺福、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至忠、羲于朝堂，皆斩之。怀贞逃入沟中，自缢死，戮其尸，改姓曰毒。”“太平公主逃入出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政坛动荡的局势使文人们难以确定正义与真理之所在，他们自然也难以决定将个人的才华奉献给哪个政权，这就为文人的投机阿附心理的滋生提供了一个温床。

就当时的社会现状看，与宫廷斗争相对应，宫中大臣文人常因依附对象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结果，如永徽六年围绕着皇后废立问题所兴风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九月，以许敬宗为礼部尚书。”又《资治通鉴》卷二〇〇载：“中书令李义府有宠于上，诸子孩抱者并列清贵。而义府……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上官仪的遭遇却正与李义府相反，《资治通鉴》卷二〇一载，武后“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高宗“恐后怨怒，因给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谏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

家。”《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又载显庆四年四月：“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以为扬州都督。于黔州安置，准一品供给。”七月，“许敬宗又遣中书舍人袁公瑜等诣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至则逼无忌令自缢。诏柳奭、韩瑗所至斩决……籍没三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常州刺史长孙祥坐与无忌通书，处绞。长孙恩流檀州。”其后，反对韦后者也同样遭受悲惨的结局，《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载睿宗景云元年“五月，丁卯，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融复上言：‘皇后淫乱，干预国政，宗族强盛，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危宗社。’上召钦融面诘之。钦融顿首抗言，神色不挠，上默然。宗楚客矫制令飞骑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楚客大呼称快。”……宫中两派的斗争用血淋淋的事实向世人昭示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儒家的伦理纲常在此显得苍白无力，正义与非正义失去了客观的标准，生于此间的文人必须睁大眼睛，在寻觅功名的同时又要小心寻找自己的依托。因为如前所述，政治上的失势者会使其亲信皆遭连累，反之，政治上的得势者常利用手中权利给予依附者恩宠，且以史料为证：

安乐、长宁公主及皇后妹_郅国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请谒受赇，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其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①

景龙二年，……时尚宫贺娄氏颇关预国政，凭附者皆得宠荣。^②

上官婕妤及后宫多立外第，出入无节。朝士往往从之游处，以求进达。安乐公主尤骄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门。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② 《旧唐书·唐休_胤传》。

……

中书侍郎兼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郑俱掌铨衡，倾附势要，赃贿狼藉，数外留人，授拟不足，逆用三年阙，选法大坏。湜父挹为司业，受选人钱，湜不之知，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所亲受某贿，奈何不与官？”湜怒曰：“所亲为谁，当擒取杖杀之！”其人曰：“公勿杖杀，将使公遭忧。”湜大惭。侍御史靳恒与监察御史李尚隐对仗弹之，上下湜等狱，命监察御史裴按之。安乐公主讽宽其狱，复对仗弹之。夏五月，丙寅，免死，流吉州，湜贬江州司马。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武延秀曲为申理，明日，以湜为襄州刺史，为江州司马。^①

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颇得预密谋。然尚畏武后之严，未敢招权势，及诛张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与太平议否？”……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②

（上官婉儿）与近嬖至皆营外宅，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因以求剧职要官。^③

顷者选曹授职，政事官人，或异才升，多非德进。皆因依贵要，互为粉饰，苟得即是。^④

……

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

③ 《新唐书·后妃传》。

④ 《旧唐书·萧至忠传》。

这些现象必然带给此间文人负面影响,使他们难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树立坚定的信仰,从而以道德、人格自律。加之尽快跻身仕途的热望,使不少文人滋生出投机阿附的心理,《新唐书·文艺传》所载宋之问的事例就具有典型性:“于时张易之等蒸昵宠甚,(宋)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易之所赋诸篇,尽之问、朝隐所为,至为易之奉溺器。及败,贬泷州,……之问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仲之与王同皎谋杀三思安王室,之问得其实,令兄子昙与冉祖雍上急变,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谗事太平公主,故见用,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应当说,这种不重操守,但求媚上得志的卑劣人格也是时代政治的产物,正如俗语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第三节 上层统治者对文艺的热衷与唐前期诗歌的发展

如前所述,随着唐代统治者崇文精神的增长,文人的积极性得到大大增强,当日文人所见并使之大受鼓舞的是:“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①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除赞扬上官婉儿的文才外,又云:“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唯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也。”赵匡《举选议》亦云:“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这样的用人措施为以才艺见长的一般文人士子提供了入仕、发达的可能途径,他们自然会尽力显露其才华,并在文学技巧上狠下工夫。这对于唐

^①《通典·选举(三)》引沈既济言。

代文学,尤其是一代文学代表的唐诗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里仅从诗歌技巧与内容两方面简要论述。

首先,从初唐诗歌形式技巧的发展看。唐代初期,宫廷中君臣唱和的活动极为频繁,仅从《全唐诗》中所列诗歌题目即可看出太宗时唱和诗之盛况:陈叔达《早春桂林殿应诏》;袁朗《秋日应诏》;颜师古、魏徵、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褚亮、虞世南《奉和咏日午》;岑文本、刘洎、褚遂良、杨续、上官仪、李百药《安德山池宴集》;陆敬、沈叔安、何仲宣、许敬宗《七夕赋咏成篇》……。《资治通鉴》卷二〇九载,中宗景龙二年“夏,四月,癸未,置修文馆大学士四员,直学士八员,学士十二员,选公卿以下善为文者李峤等为之。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同预宴者,唯中书、门下及长参王公、亲贵数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诸司五品以上预焉。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说之士莫得进矣。”《新唐书·后妃传》载上官婉儿“劝帝修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数赐宴赋诗,君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又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唐诗纪事》卷三载:“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乃沈诗也。”朝廷唱和诗的风行与评比机制的引入,必然使文人努力在诗歌技艺上下工夫,以赢得上层人物的肯定,于是刻苦雕琢、精益求精成为当时诗人们追求的目标。正是这种气氛促进了诗歌表现技巧的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上官仪总结出诗歌的对仗法则,即所谓“六对”、“八对”。《诗人玉屑》卷七引《诗苑类格》云:

唐上官仪云:诗有六对:一曰正名对,天地日月是也;
二曰同类对,花叶草芽是也;三曰连珠对,萧萧赫赫是也;

四曰双声对，黄槐绿柳是也；五曰叠韵对，彷徨放旷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又曰，诗有八对：一曰的名对，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是也；二曰异类对，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对，秋露披佳菊，春风馥丽兰是也；四曰叠韵对，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联绵对，残河若带，初月如眉是也；六曰双拟对，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是也；七曰回文对，情诗因意得，意得逐情新是也；八曰隔名对，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泣，朝朝君未归是也。

上官仪不仅在诗歌规律的探索上做出了贡献，而且他的诗歌创作也成为一时楷模。据《旧唐书·上官仪传》载：仪“本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又《大唐新语》载：“高宗承贞观以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为宰相，凌晨入朝，循洛水步月，徐辔咏诗云云。音韵凄响，群公望之，如神仙焉。”可见其风度与诗歌在当时受人尊崇的程度。其诗如《入朝洛堤步月》：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这首诗意境空阔淡远，胡应麟《唐音癸笈》评此诗曰：“韵响清越，韵度飘扬，齐梁诸子，咸当敛衽矣。”又如《奉和秋日即目应制》：

上苑通平乐，神池迓建章。楼台相掩映，城阙互相望。缇油泛行幔，箫吹转浮梁。晚云含朔气，斜照荡秋光。落叶飘蝉影，平流写雁行。槿散凄风缟，荷销露香。仙歌临_特照，玄豫历长杨。归路乘明月，千门开未央。